

爱的海



目 录

代乃阻击战的英雄们	赵 鸢 (1)
将门虎子	李存葆 (19)
催春的人	赵 鸢 (34)
“战争之神”的眼睛	李存葆 (42)
无敌的匕首	李存葆 (57)
爱的海	赵 鸢 (78)
祖国在笑	赵 鸢 (86)
穿军装的姑娘	赵 鸢 (103)
好钢淬火	王尚贤 (114)
燃烧着的爱和恨	王尚贤 (129)
火中凤凰	李存葆 (137)
生命的奇迹	李存葆 (148)
英雄的后代	李存葆 (165)
闪光的军功章	刘田增 (180)
心灵的火种	殷习华 (191)
新竹台云	赵 鸢 (201)
我们的骄傲	赵 鸢 (208)

代乃阻击战的英雄们

赵 鹭

引 子

战争期间，时间是以分秒计算的。但是，到二月二十日，对越自卫还击战打了整整四天——九十六个小时了，六连还在掩护弹药运输，一仗也没有打上。开午饭的时候，一眼望不到头的“解放牌”，拉着把车身伪装篷顶出尖尖的战利品，向六连方向开来。司机从驾驶室里伸出头，拿军帽擦一把汗，喊道：“同志，先头部队接近柑糖了，你们还不上呀！”六连的战士望着飞奔的车队，插在饭缸子里的铁勺、筷子，硬是不知不觉地被折成了两半！谁还能吃下饭呢！车队刚过，烟雾尘土中成串成串的俘虏过来了。这是支奇妙的队伍——赤背的，光脚的，穿裤头的，换了一半便衣的，年近半百、胡子邋遢的老头，干黄枯瘦、尚未成年的娃娃，还有披头散发拱着红绿拖鞋的女兵。押俘虏的是个班长。他一手握着冲锋枪，一手拿个鲜芭蕉叶子扇着风，乐哈哈地喊：“前面的同志让个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代表’来喽！”他跳到二班长唐建林、六班长谭光宗面前，点上一支烟，说：“你们是准备打柑糖的吧？好事让你们逮住了，带劲！”

如果说司机同志是在六连战士求战的烈火中 加上了干柴，那么，这位班长就硬是在烈火干柴上泼上了再也扑不灭的油，扇起了烤心燎胸的风！

唐建林、谭光宗和战士们呼呼啦啦地跑到指导员面前，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指导员朱山荣熟悉自己的战士，了解自己的战士，刚刚的一切他也看得一清二楚，但是目前连队的任务……他望着战士们，有意转开话题：“刚才上级送来了好消息，咱们一营胡玉林副营长，二连山达副连长带两个排，四十分钟歼敌一个连，荣立了一等功！”

战士们听得很认真，但是并没有出现朱山荣预料的反响。倒是唐建林把背在身后的冲锋枪猛地转到胸前，头也不抬地说：“别忘了，硬骨头六连是六连，我们连也是三加三哩！”谁都听得出，这话是冲指导员来的。

个子不高的谭光宗一跺脚，用浓重的四川话说：“再不上去，怕是子弹壳壳都拣不到了！”很明显，这一“炮”也是朝朱山荣放的。

朱山荣却不动声色，仍然接着自己的话题说下去：“上级通知，胡副营长和山达副连长今晚来我们连传经。”

战士们笑了——打不上仗，能见见英雄听听故事也是个不小的安慰呀。唐建林朝谭光宗挤了挤眼，也不吭声了。这两个班长是很有心机的。他们想：战斗这么紧张，上级一下子派两个干部、一等功臣来自己连，这中间准有点子名堂。再看看指导员那从容不迫的样子，分明是胸有成竹，肚子里

有了棍棍了嘛！

唐建林、谭光宗的感觉是敏锐的。这中间不仅有点子名堂，应该说是大有名堂。只是他俩，包括他俩认为“肚子里有了棍棍”的朱山荣，当时还不可能知道，更无法想象即将到来的这场战斗的重要意义和激烈的程度。

我军飞渡红河，以神奇的速度摧毁敌人经营多年的第一道防线之后，夺谷柳、取保胜，雄师直逼柑糖，戳到了越南当局的心尖子，他们的心疼了。

柑糖在越南西北，是他们重要的战略区和经济区，在越南有限的对外贸易收入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我自卫还击战一开始，越南当局就严令驻守柑糖的三四五师死守。而今我大军齐下，柑糖危在旦夕的时刻，三四五师师长接到的“急令”仍然是两个字：“死守”。这个师长虽然清楚，柑糖存亡的钥匙已经移到我军手中，但他并没有完全失望。因为他西侧的沙巴地区，驻着三一六A师。

三一六A师在越南非同一般。越南当局为它编织了许多桂冠：“主力”、“王牌”、“英雄师”、“决战决胜”奖旗获得者。据说在过去的战争中，只算能称得上战役的大仗就打过二十多次；越军各部队班排骨干的训练全部由它负责；它还带着所谓“友谊”荷枪实弹闯进过老挝。简直是个“包打天下”的“教师爷”，霸道得很。在三四五师师长一次又一次的乞求下，此刻，这个“王牌”的主力带着越南最高当局的命令，当然也带着救他人出险的“自豪”感，由莱州省区独立营在前开道，沿十号公路急促东进，奔柑糖来了。

十号公路是三一六A师东援柑糖的唯一道路。公路旁代乃地区东南侧的无名高地，虽然只有六百多平方米，山势也不很高，但却是十号公路的咽喉。谁夺取并且守住这块高地，谁就把住了东取柑糖西指沙巴的大门。

为了保证我大军顺利地攻占柑糖，上级把占领代乃无名高地的任务交给了六连。

在六连班排干部会议上，唐建林激动地说：“胡玉林、山达就是我们的榜样。它三一六A师就是块合金钢，也要把它碾成粉末末！”

朱山荣满意地点了点头，转身问谭光宗：“你怎么样？”

谭光宗伏在朱山荣的耳朵上说：“指导员，你就放心吧！”

朱山荣对战士们是一百个放心。但是，山地丛林作战，自己和战士们都是初上战场，“王牌”对手老奸巨猾，未来的战斗将是什么样子呢……

唐建林和谭光宗

越南山区，草深林密，路少坡陡。杯口粗的竹子紧紧挤在一块，砍不断，推不倒，硬象是道道天然屏障。芭茅草、飞机草高达两米以上。草丛夹着杂木，杂木盘着带刺的长藤，死皮赖脸地缠着战士的腿，拦着战士的臂，刺向战士的脸。节令刚过“雨水”，祖国北方的冰雪尚未融化，这里的气温却已高达三十多度。密林中潮湿、闷热，腐烂的草木散发着呛人的臭气。唐建林拨开高出他一头多的芭茅草，一脚下去——不好，是个悬洞！但是腿已经收不回来了。他靠着脚

下茅草长藤的弹性，腾空而起，飞也似地跃到了对面的竹排上，十几根粗壮的竹子被他拦腰抱住，贴身的几棵竟被他的前胸硬硬地挤扁了。这需要多大的力量呀！唐建林撩起衣角想擦一把汗，但是衣服上的汗水比脸上还要多。“见他妈的鬼哟！”他笑骂着用手甩掉脸上的汗水，觉得肚子有点饿。顺着竹林上望，太阳已经偏西，大概已经是下午了。他的手刚触到干粮袋，前面传来了密集的炮声，耀眼的火光，呛人的烟雾。

“是代乃无名高地！”

“上面有敌人！”

“炮火是封锁我们的！”

是的，前面就是代乃无名高地。敌三一六A师已抢在我们的前面占领了它。

连长杨忠玖和朱山荣马上决定，采取小群多路的战术，唐建林带二班由西往东，谭光宗带六班由西绕道向北，三班由东往西，以三面合围的态势，迅速夺回高地。

高地一侧的山包被敌人的炮火打着了。竹木草藤一齐燃烧，噼哩叭啦，烟飞雾漫。高地前，敌人炮兵用火药筑起了“火墙”，炮声一停，高地上守敌的各种兵器便马上开火。唐建林班受阻了！

怎么办？等待就等于给敌人东援柑糖开了绿灯。抢攻呢？高地上的敌情还不清楚。蛮干是不能取胜的。趁着敌人炮击，唐建林观察着、思索着。突然，高地一侧山包上燃烧的竹木倒了下来。翻滚的浓烟烈雾在无名高地前排起了一道烟幕。

机智、灵敏、大胆果断的唐建林只对身后的战士说了句“借他这个烟火！”便飞也似地冲上去了！

唐建林接近了高地前沿，在浓烟烈雾的掩护下把手榴弹甩进了敌阵地，一个火力点塌了。他刚一跃身准备冲进高地的时候，身子一摇，负伤了。伤在哪里？他根本没有觉得，更没有顾得。好象完全是战术动作的需要，弯下身盯住新发现的火力点，慢慢向前爬去。他整个心胸中只有一个信念：上去！占领它！敌人完全没有想到有人会冲破他们炮兵的“火墙”，穿过他们各种轻武器不间断地阻击来到了眼前。唐建林大声用越语喊道：“牙德依！诺松空叶！”（“出来！缴枪不杀！”）

一个越军举着手站了起来，但几乎就在同时，几支冲锋枪一齐扫了过来。唐建林招呼身后的战士急促跃进。他们的机智勇敢和速度，把敌人的子弹远远甩在了身后的土坡上。敌人还在射击，手榴弹就在他们脚下开花了。在手榴弹炸起的烟雾泥土中，唐建林第一个冲上了无名高地。在三个血肉模糊的敌尸中，一个长发小个的敌兵战战兢兢地嘟囔着：“诺松空叶，诺松空叶！”

朱山荣上来了。他一边给唐建林包扎伤口劝他下去，一边说：“二班长，我向营里给你请功！”唐建林好象没有听见指导员的话，斜卧着身子把一箱子子弹拉到面前，问：“指导员，谭光宗他们上来了吗？”

谭光宗的六班还没有上来。他们从西绕到无名高地北侧的时候，太阳落山了，他一个班，没带步谈机，和连指挥所失

去了联系。炮弹在头上狂叫，子弹在身边穿飞，腾空而起的泥土石块、断木弹皮没头没脸地向他们袭来。这里是山背面，火光照不到，伸手不见五指，判定自己的位置也很困难。同志们在哪里？他们打上去了吗？谭光宗正想着，距他八十多公尺的地方，敌人的重机枪响了。谭光宗把战士们叫拢，手按机枪压低声音说：“我到一侧吸引敌人火力，你们快速突进。记住，不要打枪，不能暴露，摸到阵地前用手榴弹砸它。要砸狠，砸死！把阵地拿过来！”战士们明白，班长把死亡留给了自己，把胜利让给了大家。争论的时间都没有，谭光宗已经提着机枪消失在夜幕里。枪响了，敌人的全部子弹向他射去了。夜还是那样黑，炮弹子弹还是在头上、身边呼啸穿飞，但是战士们眼前明亮了。他们象乘坐着谭光宗射出的子弹，向敌人冲去，五十米，三十米，只有十几米了，成排的手榴弹砸进了敌群。火力点哑了。敌人溃退了。战士们一边追击一边回望班长的时候，谭光宗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他们中间。这时候谭光宗的左手已经负伤拿不动枪了。他把轻机枪担在左臂上不停地射击。在火舌四射的枪口上，飞溅着这位年轻战士殷红殷红的血花！

越军的腿快，怎么能跑过谭光宗的子弹！当鬼魂似的黑影一个个倒下去的时候，谭光宗才知道为什么打了一个趔趄，站不稳了——原来他是带着四处弹伤，一个人毙敌十一名，冲上无名高地的！

“王牌”三一六A师一个连防守的代乃无名高地，被我们两个班，只用了四十七分钟就拿下来了。十号公路的咽喉

卡死了。三一六A师和三四五师被拦腰斩断了！围攻柑糖的战友们，你们放心地打吧！

骄横的三一六A师当然不会甘休。我们呢？在六连奋战无名高地的时候，二连早已缠腰勒带一路强行军赶来了。

徐泽贵和吴世文

二连到达无名高地前，六连接连击退了敌人两次猛烈地反扑。入夜，敌步兵不敢上，就大炮轰，燃烧弹烧。六百多平方米的无名高地，表面阵地翻了个个，浓密的草丛杂木几乎全部变成了火屑烟尘。英雄的六连硬是在这火海弹雨和枪林之中，挖好了猫耳洞、射击点和简单的掩蔽部。巩固了阵地，保存了自己的有生力量。

拂晓时分，二连殿后的副连长李玉明还在艰难赶进的时候，连长林贤睦，指导员邱华带着一部分同志赶上来了。

干部们开始互相介绍情况的时候，二连一班副班长、人称“老黄牛”的吴世文，二班机枪手、连队有名的“卫生兵”徐泽贵早已跳到了前沿，一边挖工事，一边熟悉阵地。这两个人个头都在一米七以上，属于二十岁冒头的年轻人中的“大块头”。几锹下去，吴世文冒汗了。他先摘帽后脱衣，只穿件白背心，挖好了自己的，又帮其他同志挖。徐泽贵虽然也满身冒汗，却仍然板板整整，连风纪扣也没有解。“老黄牛”和“卫生兵”就是不大一样哩，挖着挖着吴世文见徐泽贵手伏阵地前沿在观察什么，他靠过来问：“有敌人吗？”徐泽贵摇摇头，指着阵地前一片略洼的地方说：“你看，那里离

山下比这里近，敌人要是反扑，打起来更解气。”“不知道有没有工事？”吴世文说话的口气象马上就要上去一样。“啥子工事？”徐泽贵抓起铁锹：“人到哪里工事到哪里嘛！”

天刚麻麻亮，指挥员还没介绍完情况，二连战士刚刚挖成跪式掩体，就在这时，山下便响起了枪声——“救人”不成反而挨了当头一棒的三一六A师开始了新的反扑。干部们飞快到了战士们中间。邱华把衣服扔给吴世文：“穿上！”吴世文却把冲锋枪一摆，说声：“这样更得劲！”随即把手榴弹盖统统打开，就等着干了。这时，徐泽贵所在的二班一下子冲到了最前面，还没立稳，敌人的炮弹就跟着来了。副班长和一个新同志负了伤。徐泽贵端着机枪一下子跳出了战壕，边打边喊：“快把伤员撤下去。我掩护！”班长喊：“注意隐蔽！”徐泽贵却喊：“把伤员的子弹盒给我留下！”

敌人靠着炮火掩护和地形熟悉一个劲地往上拱。朱山荣、林贤睦和邱华分别组织部队反击。狡猾的敌人发现徐泽贵的二班位置突出，便围了上来，想占这个制高点。天还未亮，二班没有发现敌人的企图。徐泽贵换好弹盒再一次跳出战壕的时候，敌人已经很近了。“好呀！”徐泽贵喊着，双臂剧烈颤动，机枪在他胸前跳上跳下，愤怒的子弹象长了眼睛，把敌人打趴下了。与此同时，整个阵地上的火力瓢泼大雨似地压下来，敌人溃退了。

打下敌人的进攻，两个连的干部马上碰头。这中间也就是二十几分钟。天刚放亮，炮弹又打来了。这一次不同以往，是连续不断地发射。炮声合在一起，分不清落点，辨不明方

向，看来敌人是要“决战”了。二连长林贤睦跳出掩体，想告诉战士们沉住气，但是刚刚站稳，嘴还没有张开，一发炮弹爆炸了。这位从当班长就在二连，虽然只有二十八岁，但在战士们心中是可敬可亲的兄长的好同志，倒下去了。整个阵地响彻着战士们含着热泪、震天动地的喊声：“为连长报仇！”“向敌人讨还血债！”

敌人上来了。看样子至少有两个加强连的兵力，用的是轮番进攻、交替前进的战术。干部们命令战士，五十公尺以外不准射击。敌人见没有预料中的还击，以为是炮火起了作用，胆子更大了。有个当官的竟冲着我们阵地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喊：“缴枪不杀！”战士们实在忍不住了，干部们却还是不发射命令。四十米，三十五米，徐泽贵握着机枪柄的手“叭叭、叭叭”直响，吴世文的冲锋枪把肚子都顶疼了，干部们还是不吭声。古语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们这些年轻的干部的肚子，怕是万吨巨轮都能容得下。三十米，最多只有三十米了。干部们身子一动，一张口，“打”字几乎和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一起射向了敌人。徐泽贵一口气打了四百发子弹！吴世文只穿着白背心的身子，象把闪着寒光的利剑在阵地前晃动！

敌人这次败下阵去之后，好长时间没有敢动。估计是懵了头，在调整部署。我们也抓住这个空隙补充弹药，加筑工事。负轻伤的同志自己包扎着伤口，准备再战。负重伤的同志应该撤下去，但是没有一个往后退一步。二连代理副连长杨金红头部被炸伤，他把来背他的同志推开，喊着：“我不

下去，我不下去！”战士们把他抬上担架，他硬是抓住担架旁的一棵小树，使同志们迈不开步，直到把树枝扯断……这时指挥员们则根据敌人作战的特点，按分散兵力，集中火力的打法，把一部分同志转到二线和敌人长期“磨”下去。把钉在三一六A师身上的钉子再砸深些、砸牢些。围攻柑糖的炮声才刚刚开始，三一六A师的“英雄”们，你们还不能走哩！

战士们打红了眼。枪声一响就往战壕外跃。当敌人又一次反扑的时候，徐泽贵对邱华说：“指导员，我的火力没有发挥好，让我到前面去吧。”邱华说：“前面没有工事。”

“敌人替我修好了，”徐泽贵说，“炮弹坑就是！”他一边说一边抓起机枪，邱华一把没拉住，徐泽贵已经站在战壕上射击了。

多么可惜，当时战场上没有摄影记者。但是不要紧，英雄徐泽贵雕塑般的英姿永远刻在了战士们的心上——他双腿迈开，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胸前是沾满泥土硝烟冒着热气的机枪，为了更多地消灭敌人，装有一百发子弹、五斤重的圆形弹盒噙在嘴上，象一枚巨型奖章在它胸前晃动。谁也没有注意他什么时候甩掉了军帽，风驰电掣的流弹为他漆黑的短发罩上了一圈圈红色的花环。徐泽贵同志就是这样冲到前面去了。不过很快又不见了——他跳进了一个弹坑，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脚蹬手刨挖成了掩体隐蔽起来了。

敌人接受前几次失败的教训，改用曲身前进的办法——进几步卧倒观察，爬几步站起来再往前运动。但是，他们不

可能想到，在前面，徐泽贵正瞅着他们呢！仗是给徐泽贵越打越精了——敌人离他只有二十公尺了，他仍然稳坐钓鱼船一丝不动。敌人到他十五公尺左右的地方，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一下子卧倒了。徐泽贵看得很清，敌人是以加强班为单位，十几个人除了冲锋枪还有机枪。趴着的敌人贼眉鼠眼地望了一阵，刚要起身，徐泽贵开火了。充满智慧的徐泽贵这次没有猛扫，而是用冲锋枪点射似的停顿射击。哒哒哒！哒哒哒！这声音象是徐泽贵的内心独白：“你不抬头我不打！”怕死的越军碰到这种打法，不用说往前拱，头也不敢抬了。徐泽贵稳得很——哒哒哒，哒哒哒！你不抬头我不打！这是意志的考验，胆识的较量。打了几次，新上来的一组敌人抬头的时候徐泽贵一扣扳机——不好，子弹打光了。不用说敌人，我们的同志也没有想到，徐泽贵的身子象是被什么弹出了掩体，天降神兵似的到了十几个敌兵中间，眨眼的工夫抓起一挺机枪，急退两步一个急射，十几个敌兵根本没弄清是怎么回事，有几个硬是眼巴巴地看着我们的英雄，到阎罗那里报到去了。徐泽贵回到原来的掩体，一手提一挺机枪，在战友们的掩护下胜利地返回了阵地。他把两挺机枪一放，没事似地对邱华说：“指导员，我夺了一挺机枪。”邱华拍着他的肩膀，说不上是疼爱还是钦佩地说：“打得好，我给你请功！”徐泽贵笑了笑，说：“当了几年兵，今天算打了几发子弹，有点过瘾了。”

连续的惨败使敌人发了疯。反扑的兵力从一个加强排到一个连，现在又派出了一个营。战术从交替前进到曲身前进，

居然搞起了三面合围。六连和二连的指战员们面临着更严重的考验。

徐泽贵所在的阵地，敌人攻得很猛。死一片拥上一片，几乎没有间断。徐泽贵是个除了不会放炮轻武器样样精通的多面手。他面前放着步枪、机枪、冲锋枪和大量的手榴弹。步枪不解气换冲锋枪，冲锋枪枪管红了换机枪，手指头扣扳机扣疼了，扬起臂来就甩手榴弹，一刻也不停歇。谁也没有想到，敌人就要败退的时候，徐泽贵刚刚举起手榴弹，一发罪恶的子弹竟闯进了他的前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英雄举着的手仍然高扬在空中，直到把手榴弹扔进敌群，手还在扬着……邱华扑到他身旁的时候，只听到他声音十分微弱、感情却万分深厚地嘱托：“指导员，我不行了……你们一定要守住……”他的话没有说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听得真真切切！他全身依旧板板整整，连风纪扣也结得严严实实。邱华同志找来闪着红五星的军帽，轻轻地给他戴在头上，含着眼泪说：“徐泽贵同志，你，休息吧！”……

在阵地的另一侧，左锁骨已经负伤的吴世文同志正在和敌人搏斗。他洁白的背心上洒满了血，沾满了泥，犹如古代将士威武的盔甲。他的冲锋枪已经打红了，又抓起机枪，象徐泽贵那样口噙着弹盒向敌人扫射。当他一下子跌进战壕的时候，谁也没有发现是敌人的炮弹击中了他的腹部。他不叫喊，不吭声，忍着剧痛仍然射击着。敌人发现了他，打他，他就伏在战壕边趴着打！同志们发现他伤势严重，给他包扎，并且要背他下去，他火了：“我们班牺牲了两个同志了，我

能下去吗？”又一发子弹打中他的前胸的时候，他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握着机枪。抢救的同志把他的身子拉起来，他的手还是紧握着机枪。同志们不得不伏下身来，把他那伤痕斑斑的大手轻轻地、一个指头一个指头从机枪上掰下来……

.....

柑糖方向我军的排炮正在轰击。三四五师师长象热锅上的蚂蚁，扯着嗓子呼救。可十几个小时过去了，“决战决胜”的三一六A师仍然在代乃无名高地下面。他们也很忙碌——除了作最后挣扎，还要掩护自己的汽车抢运成片成堆的尸体……

阿尔子日和赤黑尔甲

二连副连长李玉明登上无名高地的时候，邱华告诉他组织上决定他代理连长。话谈的很短，因为敌人又上来了。

李玉明边打边熟悉情况。他知道敌人反扑越频繁，干部就越要把战士组织好，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发挥战士们的特长也很重要。他把本连的班长赤黑尔甲和配属六连的机枪排长阿尔子日放到了一条战壕里。

子日和尔甲都是金沙江畔凉山彝族人民的儿子。入伍前两个人就是要好的朋友。又是同时参军，同时分到一个部队，同是本部队数得着的军事体育运动员，射击、投弹都是上了“纪录”的。不同的是子日岁数稍大，入党也比尔甲早一些。

尔甲随二连刚上阵地就和子日相遇了。尔甲很激动地握着子日的手说：“你们打下了阵地，又坚守了一夜，辛苦

了。”“辛苦啥子嘛！”子日笑着说，“打起仗来满身是劲，硬是星点儿也不累！”三句话没过，子日问尔甲：“哎，带烟了没有？”尔甲刚上阵地，不了解情况，便问：“能吸吗？”“怕啥子？”子日说：“他们满山放火遍地打炮，格老子吸支烟还不是小事一段！”尔甲给了子日一支“大重九”香烟，说：“我背囊里还有，一会儿给你取来。”可惜，尔甲的背囊还没来得及打开，子日的烟也刚刚吸了两口，敌人便上来了。两个人马上投入了战斗。

经过和敌人几次较量，包括李玉明在内的这些从未打过仗，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你想都想不到进步是多么快。开始，敌人放排炮，打燃烧弹，扯着嗓子乱喊乱叫着往上冲的时候，年轻人的心里是有点紧张，但是当你挺着身子往阵地上一站，机枪冲锋枪一嘟嘟，手榴弹一开花，敌人的嗓子就“变调”了。就连平日训练砸着手都疼得嗷嗷叫的同志，子弹打在身上，鲜血直淌，别人不喊“你负伤了！”他还什么也没觉得呢！年轻人是越打越勇敢，越打越能打，越打越会打了。

子日和尔甲在战壕里左一个右一个。左右头上各有两挺机枪，中间是成堆的手榴弹。步枪他们不用——打起来没劲！伤员同志在猫耳洞里给他们压子弹、拧手榴弹盖。有个入伍才两个月的成都新兵钟卫，自知枪法不那么准，干脆冒着炮火跑前跑后当了弹药运输员。

连续打下敌人几次反扑，虽然我们也有点伤亡，但阵地上的工事越修越好越坚固，战士们情绪越来越旺盛。李玉明、